

NONG GENG TU

金吉泰 著

jīn jī tài

历史流水账 度化人心篇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敦煌文艺出版社





农民自撰长篇小说



农 耕 图

NONG GENG TU



金吉泰 著

读者对象：马克思的门徒 社科院研究者

历史流水账 度化人心篇

❁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农耕图 / 金吉泰著.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468-0741-6

I. ①农… II. ①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02327号

农耕图

出 版 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靳 莉

封面设计: 蔡志文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本社邮箱: dunhuangwenyi1958@163.com

本社博客 (新浪): <http://blog.sina.com.cn/lujiangsenlin>

本社微博 (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 (编辑部)

0931-8773235 (发行部)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25.5 插页 2 字数 450 千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978-7-5468-0741-6

定价: 9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追寻农民梦（自序）

这部长篇小说，艺术性很弱，重在史料性。书中的很多事、很多场景，都是我亲眼看见、亲身体会、亲耳所闻的。

古人最怕生不逢时，但是撞上了，也自有生不逢时的好处。

鄙人生于1933年，从记事起就碰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飞机炸兰州，有一颗炸弹就落在离我家一千米的地方，震破了窗户纸；上小学时，7月7日、9月18日早晨，校园里把国旗升上去又降至半旗杆——因为这是国耻纪念日；有一天早上，我们听到了德国希特勒自杀的新闻；又有一天夜晚，我们镇子上的鞭炮响了半夜，原来是人们得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接着彭德怀将军领兵西进，兰州一仗，一直盼着“共产”的穷苦农民站起来笑了。伟大的土地革命，其实质是非常人道、非常民主的一次社会变革。大自然资源不能让“富者田连千顷，贫者无立锥之地”，而是山川土地供人类共享。

上世纪50年代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使每个耕田者分得了一份土地，这是孙中山曾积极提倡而没有办到的，这是贫苦农民连做梦都不敢梦的好事。

在贫富不均的社会里，贫农的日子很不好过，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替他们出气了，在报纸和文件上说，贫雇农在旧社会吃的猪狗食，干的牛马活，财主打骂长工，不给饭吃，扣苛工钱云云。这固然是事实，但是除了这些折磨，处在社会最底层的穷人，处处时时所受的歧视、人格上的侮辱及种种辛酸就很少提及。大概政府干部、报纸编辑和文学家们认为这些事微不足道吧，其实在群居的人类社会里，这是很重要的生活内容。

杜甫和曹雪芹是没有读过马列主义的书，但他们锐敏地反映了这类现象。杜甫在诗中说，早上随着肥马奔跑，晚上去敲富人家的门，残杯与冷炙，辛酸潜其

中！刘姥姥领着孙子去大观园，连把门的奴仆都捉弄她，尽管她在大观园里吃了肉食，还得了银子，但哪个人也不愿自己的母亲像刘姥姥这样去讨贱。有一篇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叫《基督、魔鬼和疯子》，说的是一个失业工人实在找不到活干，就去给一家富人当男保姆，专职管护这家的精神病儿子，他每天陪着这个白痴上街，主人吩咐他每天只能替疯子花几先令几便士。钱，由他拿着，疯子买什么，由他支付。结果，疯子上街胡买东西，图钉、伞、花束……全是无用的东西，一路走一路丢。这男保姆看疯子白白糟蹋金钱，同时又想起自己家中饥饿的孩子，他便从自己照料、经管、替疯子胡花的钱中扣下一点点，积攒几天后，他便为家中孩子买了些苹果、羊排、糕点，提到家里来。哪知家中信基督的妻子一见，警觉地问他，你哪来的钱？见丈夫支吾其词，她完全明白了，便指出丈夫这是错的。丈夫申辩，与其让那疯子浪费，不如让我家饥饿的孩子用了，有什么错？妻子坚持上帝教义，说这就是错，大错。情绪本来就不好的丈夫把郁积多日的愁苦、愤懑一下子爆发出来，把这些糕、果丢进水桶。贤良的妻子见丈夫发火，立即闭嘴去收拾剩余的东西，洗洗擦擦，切好面包，煎好羊排，把孩子们叫过来。小家伙们一见好吃的，狼吞虎咽，眉开眼笑。丈夫看见妻子穿着的破旧裙子，心一软，瘫坐那里。等嬉笑的孩子们用过餐，妻子安排他们睡了以后，这才坐过来和丈夫谈心，宣扬基督教义进行劝善。丈夫也向妻子诉了苦衷，并请妻子原谅自己刚才的发火……这篇小说写得很到位，淋漓尽致，这才是贫富不均的等级社会里穷人的艰难生活，这也是文学反映这一切应有的功能。

《祝福》中祥林嫂精神上承担的重负不亚于受肉体酷刑。

新中国成立初期，丁玲反映土改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有一处细节，说是一座果园属财主的时候，哪个穷人从树下经过，财主只要看一眼，穷人赶紧笑着向人家解释……这也点出了穷苦人的辛酸和经受的精神折磨。

翻身农民把自己分得的田地耕种了四五年之后，中国学前苏联的样，也来了个农业合作化，田地全部集中，农民集体劳动，收获所得按劳分配。这似乎应是个好事儿，但是叫人没想到的是千百亩连片的土地上，成群的农民集体磨洋工；没想到农民自己举手选出来的队长竟侵吞集体财物，并欺凌阶级弟兄；更没想到农民自己也偷集体的东西……真是守业困死，坐以待毙！导致农民生活极度窘困。我镇一农户的小孩是天生缺陷，三岁时尚不会说话，一日，邻居改善生活，送过来一碗当时少有的凉面条，小女孩一见激动得大叫：“我吃！”从此，她才

开始说话。

除了物质上的匮乏，集体化农民在精神上亦饱受折磨，那些素质低下、满脑瓜旧意识的生产队长土皇上似的作威作福，派活时，农民非得问一声：“队长，我今天干什么去？”队长才肯开口派活。正是由于这些小头目的作威作福，有些地方还闹出过命案。同时也由于他们的胡作非为，致使设想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竟成了科学奴隶社会。

期间，曾经进行过一次教育运动，政府对最基层的这些只管百十个人的小奴隶主，加以管教，使这些生产队长们收敛了不少，可惜的是紧接着的“文化大革命”，致使耕田的农民又经受了十年的苦日子，直到1980年再次分田到户为止。

长达二十多年的弯路，亏损惨重，但细究决策者的初衷还是蛮善良的，以为大自然的土地资源由农民共享，既杜绝了贫富分化，又合理分配劳动所得，何其善哉！可惜的是把人类天性中的自私本能和意识的危害性没有计算进去，因而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既然付出了学费，这就很值得社会学家仔细探讨研究，得出其有益的教训。

中国长达二十余年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道路，是一次空前的社会改革实践或实验。既是实验，就不能保证一定成功，科学家在实验中的失败，人们是完全理解的，社会实验亦然。只要社会学家能从曲折中吸取经验教训，这对将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人类的进步是大有裨益的。

自上世纪80年代起始，每户农民又获得了国家分配的土地，自耕自收，以前的生产队长再也不敢染指其劳动果实，同时也限制了农民本身在集体时代那种“三个和尚没水吃”的自私和懒惰。于是每个农民努力种田，亿万人加在一起，那将汇集成多大的力量！

此时，政府明智地提倡、推进科学种田，于是干旱山区的集流窖，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农民的饮水问题；双垄沟地膜覆盖种植技术加强了耕地的抗旱能力；高原夏菜和马铃薯源源运往南方；一座座日光温室里，在寒冬腊月居然有桃花盛开……农民们由于生活改善，过一段时间还要吃一顿杂粮换换口味。但与此同时，恼人的事还是有的，如个体户菜农摆脱了计划经济，可以自由种植，其中有些人没把握好行情，扎堆种植，产大于销，结果使鲜嫩的蔬菜抛弃于河滩上的事也时有发生。

更令一些农民工大惑不解的是，他们到一家个体小工厂里去打工，小厂老板

的父亲，是一位在旧社会给地主当过长工、受过穷苦的辛酸的沧桑老人，他居然教儿孙叫前来就业的农民工每人押一个月的工资当“保险金”！农民工面面相觑嘟囔：“当年你去财主家打长工，也没听说过缴什么保险金啊！”

反正在人类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一旦形成不同等级和雇佣关系，于是利害冲突和矛盾就会出现。据马克思研究，这中间存在剩余价值和剥削关系，但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农民进城打工，虽然亦受到剥削，但其制度不知比集体生产时期先进了多少，其农民获得的自由和幸福比彼时要多得多！总之，现实的中国农村在不断完善，不断进步。

一句话，中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推行的自然资源——土地由农民共享的尝试并不成功，其实很值得社会学家悉心研究，汲取教训。以免五十年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再度兴起的时候，让地球上别的国家重蹈这个覆辙。

笔者身在农村七十多年，对农村里的风雨和农民的身影是稔熟的，并受过生产队长的吆喝。凡此种种，其情其景，历历在目，完全可以入诗入画、入戏剧、入史料。现将这些历史往事，按迹摄录下来，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勾勒成农耕图，为社会学家提供一份备考的史料。如能遂愿，这就非常幸甚了。

作者于2013.9.15

为父亲喝彩（序）

金雷泉

牛年的除夕之夜，一年一度的家庭会议在鞭炮声中召开。全家四代近二十口人，年龄差距六十多岁。会上总结一年工作、学习收获，并展望筹划来年打算。年夜节日气氛浓烈，家人团圆其乐融融。年已七十有八的父亲在谈来年的打算中突然说，虎年他要写一部长篇小说。作为主持人的我将其总结为家庭年度的十大亮点工程之一，并鼓励家中孙子辈向祖父学习。但心中还是十分担忧：父亲虽一直创作儿童文学、小说，可都是短篇和中篇，创作长篇能行吗？况且年龄又这么大。

年后两个月内，我未敢问父亲动笔没有，怕父亲难堪。可忍不住，变相问父亲最近忙什么。他说，创作长篇，一天手写两千多字，已达四五万字，并且写得顺利，有激情、有劲头，有种欲罢不能的感觉。我为父亲喊好。此后每隔一段时间，我只问一下进展，并没有探询内容、情节、主题等等，我不想打扰父亲创作的连贯性。整整十个月，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农耕图》初稿终于完成，各式各样的稿纸厚厚一摞，达十五本，垒起来有一尺高。仅此数量，我就打心眼里佩服不已。

帮父亲打印，断断续续花了六个月时间，看完了一稿。说心里话，看时冲动，看完激动。我对农业集体化从欣欣向荣开始到“烂大家”的衰落，对农村中既可怜又有各种缺点的人物，有了深深的了解。我为田中玉、韩正中等人物的变“好”而震撼而赞叹。更为父亲劝人为善、追求真善美的崇高理想打动，对于一个中国老农对马克思学说在农村应用的不懈探究，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都感到汗颜。

《农耕图》初稿完成后，汪晓军先生、王忠民先生、张琳老师先后友情阅读提出修改意见，经过几次修改，更加完善。更可喜的是2013年底长篇小说《农

耕图》被省委宣传部列入重点资助文艺作品，该书面世才有了希望。

我曾问父亲，你的这《农耕图》特点是什么？他回答了四个字：“真情实话！”

《农耕图》的创作目的、意义，历史、文学价值、艺术水平，请专家、读者看了正文和序后给出答案。

父亲一辈子爱好文学创作，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始终如一，达到了一种痴迷，并凭着这份信仰，战胜饥饿、战胜耻辱、战胜种种困难。父亲一生最大的希望是让自己的创作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为众多读者所喜爱。2006年，七十多岁的父亲以中国农民的身份自豪地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那儿童文学集鲜艳的封面上“中国农民”的招牌，向世人宣示着新中国农民的思想境界和理想追求。

父亲先后结集出版了《醉瓜王》《小毛驴出国》《戴金戒指的小猴子》《小牦牛赛马》《金象和象护》《甘肃文坛轶闻趣事录》《六十年见闻录》等书。2007年出版《田园童话》，2010年出版《金吉泰儿童文学精品集》（童话卷、小说卷），这两本书是对父亲创作的一大总结。多篇作品入选国家级儿童文学典藏版本，有些作品还感动得读者落泪，这都是他的荣耀。作品多次获得甘肃省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兰州市金城文艺奖、文艺创作兰山奖。2013年4月荣获甘肃省委、省政府的“甘肃省终生艺术成就奖”。2013年8月获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的“书香之家”，2014年3月获得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局的“书香之家”。

2011年开始，年迈的父亲创作激情不减，潜心自然天成的童话创作，凭着他对生活的熟悉，那些真实的人名地名，真实的故事情节进入了童话作品，《中国作家》《飞天》《甘肃日报》陆续发表天生童话十多篇。2013年初父亲想出一本新集子，可不想选已收编入其他集子的作品，从四月份开始，每周一篇，他激情创作，越写越顺手，竟写了三十多篇稿子，到年底一本书的初稿已完成。期间创作的天生童话《小白鸽》在《读者·原创版》上发表。

在文学创作上，父亲有的是执著、创新和永不满足的追求。七十多岁了，开始尝试写古诗、剧本和长篇小说。先后创作了宣传榆中的古诗，还以肃王妃邸娘娘的女儿上兴隆山的故事（此素材被蒲松龄写入《聊斋志异》）创作了大型秦腔剧本《邸娘娘嫁女》，以李自成逃难及死后葬于榆中青城的素材创作了秦腔剧本《石洞记》，还完成了长篇小说《农耕图》和《天生童话》。

父亲一辈子作为农民，对农民、农村、农业有着天然的深厚感情，总想着农村的孩子、农民能在某些领域做出成绩，能走出省市、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本地农民如有精神追求，如画画、武术、雕刻……他都会赶上门去，鼓励胆子要大，往外面闯。他为此努力着，无怨无悔地奉献着一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在当地文化站创办农民文学社，讲创作、改稿子、请老师、送稿子，每当一位作者的一篇好稿子发在有分量的报刊上，他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年过半百的他可以骑自行车跑几十公里路将报刊送到作者手里，并与作者共同欣赏玩味；联系、鼓动学校让孩子们搞漫画，并请省上的漫画大师来农村办讲座，对学员们创作出的漫画，他坐班车送到省城兰州各报刊，恳求支持农村娃娃们的创作；听说偏僻的山区小学有个小学足球队，他高兴，跑去观看，发新闻稿宣传，还跑到县城联系学校搞比赛。一位校长不知足球比赛和这个老头有何关系，推辞不干，老人失望了。这时，一所中学校长为老人伸出了援助之手，联系了一所小学，举行了比赛，老人乐了。一农村妇女喜欢剪纸，他去观看，鼓动叫她搞地方特色。农妇只会剪，不会创意，他就在白纸上画了古丝绸之路的草图，让剪纸人创作剪出了长卷《榆中境内丝路图》，这幅十五米长的画卷被兰州市博物馆收藏。

为了宣传本地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父亲深入甘肃榆中的各个角落，让吉思汗与兴隆山、西秦古都勇士城、榆中秦长城、李自成在榆中起义并归隐青城、甘肃的十三陵肃王墓、莽权寻踪、沙漠人造海等文章走向全省全国甚至国外。

父亲为给生活富裕的老百姓寻找“干事”，近几年还喜欢上了群众文化活动，他结合实际把助人为乐、邻里和睦、惠农政策、环境卫生、高原夏菜生产场面都写成小戏小品。小品写出来，可无人演，他四处央求群众演员，又充当编剧、导演，指导着群众自娱自乐。他演的古剧种扁担戏，只能去幼儿园演，有时在家里演，观众只是他的老伴和孙女儿。

父亲身体力行关心公益事业，村庄上的山路义务维修，庄前屋后的垃圾他去捡拾倾倒，屋后光秃秃的黄土山，父亲精心栽植活了几百棵侧柏，山头绿了，环境变好。国道边上没有路标，晚上出现幻境，连续出事故，他四处反映，职能部门推三推四，媒体呼吁无效，老人只能带领子孙，在国道边栽上无数护栏杆。

.....

父亲爱好广泛，热心助人，有时近愚近痴，家人很不理解，也反对、阻止，还跟父亲产生分歧。不管社会与家人的评价，父亲总会义无反顾地去做。随着时

间的推移，家人逐渐认可了父亲的义举和追求，认为只要父亲高兴，我们就支持。

父亲重视教育，一直希望子孙们能学业有成、术有专攻，要心态正常、心底善良、乐于助人、敢为天下先。眼下，儿孙们正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尽心尽力，正在走向各地求学，立志成才。我深深知道，子孙们能在某一方面有所成绩、有所创新，那是他最大的欣慰。我们正在努力着。

我家坐落在山根下的农家小院中，有两棵茂密的大枣树和四棵茁壮成长的小枣树，有创作的五色石子壁画和刻有鲜红汉字的大石头，这都是父亲的杰作。这儿曾来过官员、著名作家、文学爱好者、外国人，附近大学的学生也常来这儿走访。屋主人便摘两盘红枣，端一碟冒热气的土豆、玉米，宾主谈古论今、畅想未来，精神愉悦，其乐融融。父亲躬逢盛世，正在用他的精神、信仰、创新、追求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

2014年，“80”后老人有三大梦想，一是长篇小说《农耕图》出版；二是将以李自成归隐榆中为题材的新编秦腔剧《石洞记》搬上舞台；三是《天生童话》出版。正月里，在榆中金家坪心缘剧社的帮助下，由农民自编、自导、自演的秦腔《石洞记》搬上了舞台，在周边农村进行了演出，受到了老百姓的喜爱和省市媒体的高度关注。《天生童话》正在进行修改润色，在做出版前的准备工作。《农耕图》在敦煌文艺社领导编辑的关心下，不久就能正式出版。

今年三月，父亲做了眼睛手术，效果可以，老人又看见了五彩缤纷的世界。愿复兴的中国涌现出更多这样自娱自乐、乐于奉献的公民，共创和谐社会。

本文说是序，其实是让更多的人全面了解这位中国农民。

愿父亲身体健康，天天快乐！

2014年6月10日于甘肃兰州

金雷泉，本书作者金吉泰之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会员。

目 录



本生娃走出大山	001
省城老翁笑谈酷刑	008
煤黑子为何要打妓女	016
水磨坊箩面	024
画儿里走下来的媳妇	036
充当打手 因祸得福	044
龚布袋家出了人祸	053
张兽医笑谈人与兽	060
丑牛霞做后娘	067
兵荒马乱 吉人天相	072
土地改革斗地主	085
子弟兵去打美国狼	098
话说马克思	109
老本荣为省代表	124
木兰农业社破土而出	133
斩断蜂腰山	140

龚云荣归 遗害父亲	151
风雨又一年	163
火红的一九五八年	173
大难死人 显露真情	192
“龙肉”案	201
大舞台和小舞台	223
欲夺权失双臂	240
二次丈量分田地 另抹桌子另开席	257
新田主百相	271
老板和雇工	279
神明殿堂	294
一起命案和三起纠纷	304
夫子临终的善言	322
走访天堂村	340
丝绸之路丰收节	363



千山万岭，黄土厚千尺；盆地川塬加流水，那是肥沃的田地。耕种者使用的木犁，还是黄帝发明的耒耜。他们春种夏锄，秋收冬藏，一代一代就这样延续下来了。随着时代的进步，农村里是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题记

本生娃走出大山

一天，在通往黄土山区的崎岖山路上，有一小伙似动不动慢腾腾走下山来。

小伙中等个儿，四方脸，宽厚肩背，长得很妥实。他名叫本生娃，家住北山小村，只因天不下雨，黄胶泥筑的水窖里存水吃完，渴得支不住，便跑出山来。

山外川里，一川绿树，满河泉流。大路上，骆驼、车、马，来往不断。他心里话，川区就是好！

他先踏着河床上湿沙，到一眼大泉边，趴倒美美喝了一气泉水。泉水很清，但不大甘甜，是从沙中冒出来的。许多小泉汇集成一大股河水弯曲流远。水底有长长的绿色水藻，里头钻藏着一寸多大的狗鱼。这时天上有怪叫声，他抬头一看，竟是一只银灰色鸟儿，扑棱着翅膀停在空中，接着箭一般插下来，闪电般叼走水中的小鱼。怪！

本生娃转着头，用眼皮很厚的双眼朝四周照了大半天，这才朝山口的镇子上走来。

这个大镇子叫木兰镇，人多、房子多，很吵闹，镇边崖头上的庙宇那里，立着高高的钟楼，除了挂着一口大铁钟，钟楼四角还



悬吊着铁风铃，风吹木舌一动，铁铃就叮当、叮当响起来。

镇子中心是小铺子对立的一条大街。本生娃见人就打问“天生德”字号在哪里。这些人往他的头上脚下一照，多不说话就走开了。最后总算把这家字号找到了，只见他的表哥衣裳新新的，脸洗得净净地站立在柜台里头，下垂着双手，一副又规矩又客气的样子。

他们两人是早约好的，表哥一见表弟满身尘土慢腾腾走来，便向掌柜的打了个招呼，一屁股坐上柜台，高跷双腿翻身跳出来，领着本生娃往前走。表哥走得快，本生娃一来性子慢，二来要看街景，所以就拉开了距离。叫他感到奇怪的是在一个铺子前头，竟把小木柴扎成把把卖柴把，还有一家卖卤肉的门口，卧着几只毛色油腻的狗，狗乖乖地不咬人，但卤肉散发的气味好香。表哥在前头催他快走，本生娃只好咽咽唾涎跟上去。

他俩沿大街走了百十步，又拐进一条小巷，只见一座大车门大得出奇，门道里全是泥泞车辙。走进院子，里头有很多卸了牲口的铁轮大车停放那里。槽头上拴满吃豆子的骡马，空中满是马粪尿的臊气。

车马店里拿事的，是一个眼睛很小的白胖女人。表哥跟她交待了几句就匆匆离去。

女掌柜不像街上的行人那样小看他，笑吟吟跟他打招呼，并高喊：“马棚里那个踢仗的黑马是谁的？”

本生娃站着把吵闹的车马店看了好久，这才踱过来坐在井口饮马的石槽边缘，拿出随身带的炒面布袋儿，解开袋口，用食指和中指合并成板状，插进炒面，抄起一撮，朝上抛进嘴里，其技巧如耍杂技一般娴熟。

女掌柜看出这个山里小伙是头一回出门，便含笑一手拿碗筷，一手提开水壶，走过来把碗递到本生娃手里，说，拌着吃！

掌灯时分，车马店门口居然挂起了白纸糊的方形灯笼。灯影下，本生娃看见在铺子里干事的表哥来了。这时，整个马车店里人声吵嚷，各个房子里都亮起油灯。有几个迟来的背货回族人，他们的背货架上就带着一个扁平的粗瓷烫瓶，灌上热水，由一个人站在台阶边上往台下浇，那烫瓶的小嘴就往台下滴流筷子粗细的一股水流，这些戴白帽的回族人就轮换过来，双手捧承水柱，洗手洗脸。

表哥看院子里太吵闹，便寻见一个穿得阔点的人，他俩一起走来，说，走，我们到胡哥房子里说话。



就在表哥来之前，本生娃就注意到这个矮个子的胡哥，他本来是挡槽打杂的，人们简称他“挡槽的”。掌柜的、客人、车夫、找人的、问事的，谁都可以喊他、支使他、骂他。但是这个胡哥有鲜招，无论哪个喊他，他无不高声愉快地回应，哎——来了！身子却懒得动弹。有人来怪他不是，他振振有词，说好几个人叫我，我只能拣最重要的去做，我没分身术。本生娃虽跟他不相识，但他的这伎俩，本生娃微笑着从心底里不赞成。

他随表哥他们来到挡槽的胡哥住处，原来这是在房子墙侧搭的个棚棚，里头有个小炕，他们坐在炕沿上，表哥便请来一位穿得阔的有六辆铁轮马车的王掌柜在省城里为本生娃找一份活干。王掌柜笑问本生娃，你不在山里好好务庄稼，却跑到那花花世界里去？本生娃不知怎么回答才好，表哥替他说，山里不光说没吃的，渴都把人渴死了。王掌柜也点头叹息，是呀！

这时，车马店女掌柜探头问表哥好，并说山里来的你这个表弟，今晚就不用在大客房里挤大炕，就和挡槽的一起住在这个棚里算了。

表哥临走时，给女掌柜给了些钱，算是本生娃住宿在这里一夜的店费。

夜深时，那个挡槽的胡哥才乐呵呵回到单身棚里，他习惯于和生人打交道，一见本生娃，就像熟人一样发起牢骚来。说，挡槽的，谁都会把你在脚底下踢过来踢过去。每天早上客人一走，我光是打扫槽底，刮圈里马粪，再撒上干土就够我的了。可怕的是有过路军队来往，够呛。他们把大车门在外边一锁，怕兵们逃跑，在院里常常把兵们集合起来，叫他们站着看鞭打逃兵，为的是打黄牛惊黑牛。兵们可怜，吃的是开水里下面粉的糊糊，兵们先舀半碗，飞快在碗里一搅拌，使其不太烫嘴，呼啦呼啦扒下，再盛满一碗，要是动作慢就没有了。抢吃糊糊的兵们瘦得皮包骨头，可带领他们的军官们穿着呢子军衣，武装带，佩着短剑，领着搽粉抹口红的太太。一次有个连长是外地人，不习惯西北的寒冷，住到大车店里以后，吩示挡槽的胡哥快把炕烧热，胡哥说明土炕不会马上就热，得等一会儿，连长回答他的是拳脚相加，他只好烧得更旺叫连长看，连长两口觉得可以了，睡下不久褥子因炕太烫起火，连长跳起来，追打得挡槽的胡哥在车院里团团转。胡哥对本生娃说，如果我高低有一碗饭吃，谁来干这个霉事儿。

到夜深了，二人才吹灭油灯睡觉。入睡之前，本生娃感到奇怪而想不通的是，我在这么个小棚棚里睡一夜，表哥还要向店主交钱吗？人与人怎么能这么交往呢，好意思吗？



当夜无话。后半夜，还早哩，但整个车马店却闹腾起来了，人咳嗽声、马蹄顿地，车轴也发出吱悠声。

本生娃按表哥教的去找拥有六辆铁轮大车的王掌柜。王掌柜不忙，消消停停指挥六个雇来的车夫挥动长鞭，把二十四匹骡马驾到各自的车里。这时有些单帮的车要争着出店门，王掌柜在油灯光里用食指一指，声音不高地说，你停下，我的车先走！这些单帮车夫只好举着长长的鞭子停车让路。有钱人就是牛！

本生娃这才看出，四匹牲口拉的铁轮车，要在车院里转一个合适的半弯形，大车这才能在店门里顺利出去，不然，车轴头就会把两扇木头店门划坏。

王掌柜对本生娃说，你随车走，到城里我再找你。说着从棚底下槽头上牵出来一匹毛色光亮的骡子，用笊帚细扫身上的毛，准备备鞍子。

本生娃就跟在这六辆大车的后头，走出店门，一离开门口那白纸方灯的微弱灯光，就进入昏暗的夜色之中。出小巷，进大街，大街上的粮食铺子前头，有不少人点着小木片照亮，在买卖粮食，店伙计用木斗过数，高唱着报数。卖大饼的已经在炉灶里升火，牛肉馆子里蒸汽升腾，熟牛肉刚开锅。

六辆铁轮大车，插入匆忙来往的骆驼队、轿车、驮骡、毛驴、推车、挑担人、背背手中间，离开热闹的花兰镇，直朝省城进发。

待习惯了昏暗，本生娃这才看清，迎面来的骆驼队，一串一串没个完，那骆驼走近前来，其身架高大逼人，加上那铁铃的咕咚声，和着马车的长鞭和扁担的咯吱咯吱，大路上很热闹的。

昏暗中，本生娃闻见了尘土味，一错动牙齿，果然发出尘土粒的沙沙响声和感觉。

昏暗中，他听见前方有孩童的声音在争吵、厮打，等走近一看，原来是几个背背篋拾马粪的娃子，为抢拾马粪、骆驼粪而争斗起来。

走着，天色大亮，不怪嘛，原来人踏车辗的丝绸古道的土路面上，踏起厚厚一层细土，车轮前头细土如流水一般在车辙里窜动，骆驼蹄下亦带起细土飞尘，微风里，尘土倾斜飞扬，车队中，长鞭如同钓竿，吵吵嚷嚷，来来往往。

车队穿过一处两山夹道的山口，眼前便出现了一条深深的石崖峡谷，峡底是急浪奔腾而下的黄河，南岸石峡顶上，是一溜有缺口的长城，此情此景，完全是一幅边关塞外景象。

丝绸路边的残破长城延续了十几里长，长城尽头是一座大山叫十里山，山下